

漢書



同治八年九月
金陵書局刊

班固前漢書凡百篇總一百二十卷

十二帝紀一十三卷

八表一十卷

十志一十八卷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顏師古注

前漢書目錄

帝紀一十二卷

年表八卷

本志一十卷

列傳七十卷

帝紀

顏師古注

第一卷

高祖上

高祖下

第二卷

惠帝

第三卷

高后

第四卷

文帝

第五卷

景帝

第六卷

武帝

第七卷

昭帝

第八卷

宣帝

第九卷

元帝

第十卷

成帝

第十一卷

哀帝

第十二卷

平帝

年表

第一卷

異姓諸侯王表

第二卷

諸侯王表

第三卷

王子侯表上

王子侯表下

第四卷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第五卷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第六卷

外戚恩澤侯表

第七卷

百官公卿表上

百官公卿表下

第八卷

古今人表

本志

第一卷

律曆志上

律曆志下

第二卷

禮樂志

第三卷

刑法志

第四卷

食貨志上

食貨志下

第五卷

郊祀志上

郊祀志下

第六卷

天文志

第七卷

五行志七上

五行志七中之上

五行志七中之下

五行志七下之上

五行志七下之下

第八卷

地理志上

地理志下

第九卷

溝洫志

第十卷

藝文志

列傳

第一卷

陳勝

項籍

第二卷

張耳

陳餘

第三卷

魏豹

田儋

韓王信

第四卷

韓信

彭越

英布

盧綰

吳芮

第五卷

荆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第六卷

楚元王 德向欽

第七卷

季布

樂布

田叔

第八卷

高五王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第九卷

蕭何

曹參

第十卷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子亞夫

第十一卷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緤

第十二卷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第十四卷

淮南王

衡山王

濟北王

第十五卷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躬

第十六卷

萬石君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第十七卷

文三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第十八卷

賈誼

第十九卷

爰盎

鼂錯

第二十卷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時

第二十一卷

賈山

鄒陽

枚乘子臯

路溫舒

第二十二卷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第二十三卷

景十三王

河閒獻王德

臨江哀王闕

臨江閔王榮

魯恭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第二十四卷

李廣

孫陵

蘇建

子武

第二十五卷

衛青

霍去病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趙信

趙食其

郭昌

路博德

趙破奴

第二十六卷

董仲舒

第二十七卷上下

司馬相如

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第二十九卷

張湯 子安世 安世子延壽

第三十卷

杜周 子延年 延年子綏 綏弟欽

第三十一卷

張騫 李廣利

第三十二卷

司馬遷

第三十三卷

武五子

戾太子

燕刺王旦

齊懷王閔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髡

第三十四卷上

嚴助

吾丘壽王

徐樂

第三十四卷下

嚴安

王褒

第三十五卷

東方朔

第三十六卷

公孫賀 子敬聲

劉屈氂

朱買臣

主父偃

終軍

賈捐之

車千秋

王訢

楊敞

子暉

蔡義

陳萬年

鄭弘

第三十七卷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第三十八卷

霍光

金日磾

子安上

第三十九卷

趙充國

辛慶忌

第四十卷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第四十一卷

雋不疑

疏廣

廣兄子受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第四十二卷

王吉

貢禹

龔勝

龔舍

鮑宣

第四十三卷

韋賢 子玄成

第四十四卷

魏相

丙吉

第四十五卷

眭弘

夏侯始昌 族子勝

京房

翼奉

李尋

第四十六卷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第四十七卷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竝

第四十八卷

蕭望之 子育咸 由

第四十九卷

馮奉世 子野王 遂 立 參

第五十卷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囃

東平思王宇

中山哀王竟

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王興

第五十一卷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第五十二卷

王商

史丹

傅喜

第五十三卷

薛宣

朱博

第五十四卷

翟方進子宣 義

第五十五卷

谷永

杜鄴

第五十六卷

何武

王嘉

師丹

第五十七卷上下

楊雄

第五十八卷

儒林

楊何

丁寬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林尊 周堪 申公 轅固 韓嬰 毛公 胡毋生 顏安樂 房鳳

歐陽生 夏侯勝 張山拊 王式 后蒼 趙子 孟卿 嚴彭祖 瑕丘江公

第五十九卷

循吏

第六十卷

酷吏

文翁 黃霸 龔遂

王成 朱邑 召信臣

鄧都

甯成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第六十一卷

貨殖

白圭

烏氏贏

蜀卓氏

宛孔氏

刁閒

宣曲任氏

猗頓

巴寡婦清

程鄭

丙氏

師史

第六十二卷

游俠

朱家

楚田仲

劇孟

王孟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第六十三卷

佞幸

鄧通

韓嫣

石顯

董賢

趙談

李延年

涓于長

第六十四卷上下

匈奴

第六十五卷

西南夷

朝鮮

兩粵

南閩

第六十六卷上下

西域

第六十七卷上下

外戚

第六十八卷

元后

第六十九卷上中下

王莽上

王莽中

王莽下

第七十卷上下

敘傳上

敘傳下

前漢書目錄終

金陵書局所
汲古閣本

漢書敘例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
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應曩說疏素尙多
蘇晉眾家剖斷蓋眇蔡氏纂集尤爲抵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
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
鬱滯將以博喻胄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啟導青衿曲稟宏規備
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筭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慙
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
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權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
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

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

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遞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蕩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爲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恆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凡舊注是者則無閒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真匡而矯之以

祛惑蔽若汎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冗祇穢篇籍蓋
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纂旁究
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鏹分
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
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類曲從後說苟會扁塗今則各依
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
借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訖
哀平年載旣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
休尙遺秕稗亦爲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
窮波討源構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
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卽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眾

所其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爲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倚捩利
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已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
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岐路

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祕書監

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尙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

初名重改名祗後定

名虔

應劭字仲瑗

一字仲瑗一字仲遠

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

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荆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為博士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蘇林字孝友陳畱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

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

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

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

吏部郎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義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

蔡謨字道明陳畱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祕書監都

督徐克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謚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

徒封東郡公撰荀悅漢紀音義

Table with 10 empty vertical columns.

高帝紀第一上師古曰紀理也統理眾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漢書一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沛豐邑中陽

里人也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

之故知邑姓劉氏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母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蓋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嘗息大澤之陂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夢

與神遇師古曰遇會也是時雷電晦冥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父大公往視則

見交龍於上巳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

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不作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推應劭曰隆高也準類權準也類類

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始皇始

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類權頰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美須髯師古曰在頤曰須在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寬仁愛人

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活反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

應劭曰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活反用補吏**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廷中吏無所不狎

侮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如滄曰武姓也俗謂老

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負

武家之母也賈餘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貫以

為證載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借亦猶銅陽音紂**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

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滄曰讎亦售也

及見怪咸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文

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繇讀曰係古通用字**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

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喟然大息曰嗟**

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

單父人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

志山陽**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

就為客後遂家沛也仇讎也音求**沛中豪**

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

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

賦敘禮進為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敘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費又作贖音皆同

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費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

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賂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師古曰令

夫客之貴者總稱耳**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歧反

乃給為謁曰賀錢萬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

實不持一錢謁入呂

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多故特禮之**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

之引入坐上坐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坐上坐音才臥反次下亦同**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

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師古曰詘曲也音止勿反**酒闌**文穎曰闌言希

能半在**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

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

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

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

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師古曰卒終也**呂公女即呂后也生**

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

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

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謂謂之元不得為諡也韋說失之

高祖嘗告歸之田之名吉曰告凶曰盜孟康曰古者名吏

休假曰告告又音響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嗥響二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師古曰舖食之舖也

也以食食人亦謂之舖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下壺殮以舖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舖也舖音必胡反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因有

此男故大貴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

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清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或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及高祖

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呂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師古曰應

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類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眾有異章

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筭皮謂筭上所解之時時冠之籜耳非竹筠也八人亦往往為筭皮巾古之遺制也韋說失之呂古以字籜音託

師古曰愛珍此冠之休息之暇則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

冠劉氏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土者即此冠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比音必寐反他皆類此到豐西澤中亭止

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

逝矣師古曰逝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破酒者為酒所加破音皮義反夜

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行前者還

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

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所言不實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

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所言不實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

辱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
作答擊也音丑之反
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

寤也音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

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師古曰厭塞高祖隱於芒

碭山澤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一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遠

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

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秋七月陳涉起斬蘇林曰斬音機至陳

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

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

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君為秦吏今欲背

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可得數

百人因曰劫眾師古曰劫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高祖

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

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欲誅蕭曹師古曰係安也高祖

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

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

之已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

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

竝起師古曰令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

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他皆類此

高祖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祠黃帝祭蚩尤於沛

廷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

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貧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

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

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

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釁之豈取釁呼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

皆赤師古曰幟幟也音式志反旗旂之屬幟卽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

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

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

入關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

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酒酣之

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酒酣之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卽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

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

為歲**沛公攻胡陵**鄧展曰屬山陽章帝**方與**鄭氏曰音房**還守豐秦泗川監**

首**沛公攻胡陵**元和元年改為胡陸**方與**鄭氏曰音房**還守豐秦泗川監**

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

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

如清曰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清曰音將毒

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亢音人相抗

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

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管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

縣是也至文侯孫孫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

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

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師古**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

齒今下魏魏曰齒為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

屬沛公**及魏招之卽反為魏守豐**師古曰為**沛公攻豐不能取**

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

趙王鄭氏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歇音毒**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文穎

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鄴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

在留師古曰留縣名**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曰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清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司馬巨將兵北定楚地如清曰巨章邯司馬師古曰巨古夷字**屠相**師古曰屠相縣名**至**

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

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

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下邑縣名**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

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

梁其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諡為號順民望也**章**

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

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

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章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章昭之徒為妄矣**至城陽**

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清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管約曰左氏云振廢謂說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

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

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

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部也由李斯子章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繯繫於項

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繯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繯音獲繫音頤

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

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昫怡師古曰昫音許于反**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九月也

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律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懷王并呂臣

項羽軍自將之曰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章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曰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章邯已破項

梁曰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係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曰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

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為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晉灼曰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慄音頻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嘗攻襄

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祥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倚杖杖亦倚任之意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

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部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部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章昭曰栗沛郡

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武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武侯將也例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

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將也例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

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將也例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

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

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

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

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留臣酈食其為里監門

服虔曰音歷異基蘇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

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

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

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臣瓚曰輕行沛公已為廣野君已其弟商

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

馬師古曰白馬亦又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黼大破之楊熊走之

滎陽師古曰二世使使斬之已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四月南攻

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時趙別將司

馬印師古曰印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絕

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至陽城收軍

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齧戰犍東師古曰犍縣名也齧大破之略南陽郡

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

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眾距險師古曰依險阻今不下宛

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

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市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

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文二反漢書南陽守欲自剄鄭氏曰剄

以刀割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南陽相如為官者舍人韓信

頭為剄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

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己為降必死故皆

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

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

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

下計莫若約降師古曰其為要約許其降也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令守其郡引其甲

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

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音灼曰功臣表咸鯁也王陵安國侯王懿侯封陳恢千戶引兵

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

侯者晉說非也章氏改襄為讓者蓋亦穿鑿也

豫章番陽縣章昭曰吳芮初為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躡躡之躡如消曰音持益反師古

鄺即菊皆降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秦民喜遣

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曰為雍王瑕丘申陽下

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守中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八

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

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

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

嶢於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

呂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饒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為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他皆類此秦將果欲連和沛公

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

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費山鄭氏曰費音置蘇林曰費音蒯蒯師古曰蘇音是也上怪反擊秦軍大破之

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五星聚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富有聖

人以義取天下占見天文志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頭秦王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曰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

所以帶璽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

也敦音弗

也敦音弗

也敦音弗

也敦音弗

也敦音弗

也敦音弗

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軹枳道亭在霸成觀西四

重取象竹節因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里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曰能寬容且人已服

降殺之不祥乃曰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

中休息也一日舍謂屋舍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

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

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

說意竝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抵音丁禮反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

言不遷動也堵音觀凡吾所曰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曰軍

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

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備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

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

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

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

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即新安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

曰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

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

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

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曰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滄曰亞次也

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

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

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日也是時羽兵四十萬

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羽季父左

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德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

俱死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

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秋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籍吏民封府庫待

將軍師古曰籍謂為簿籍所曰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

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

自來謝項伯還具曰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

能入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

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

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

與臣有隙師古曰隙謂閒隙言乖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

召生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師古曰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

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不忍項羽從弟汝入曰劍舞因擊沛公殺

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

無已為樂請已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已身翼蔽沛公樊

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已酒噲因譙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有

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也獨騎與樊噲斬彊滕

公紀成步從問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交也服虔曰走音奏師古曰問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趨向也服音是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

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師古曰安在何也他皆類此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師古曰督謂視責也脫身去閒至軍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謝辭苟自免

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師古曰撞音丈

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

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令沛公主關中羽

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

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已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

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如清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

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三分關中立

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章昭曰即周時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為

塞王章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華之固為隗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都櫟陽師古曰即今之櫟陽縣是其地董翳為

翟王文穎曰日本上郡秦所置項都高奴師古曰今在鄜州界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

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今之朝歌縣也當陽君英布為九江

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皐陶之後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

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

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縣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

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

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茶如清曰音舒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大胡反都薊

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

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

摩也音許宜反亦讀曰摩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

漢書通以戲為摩字義見賈田灌韓傳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

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

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因說漢王

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曰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清曰視音示

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

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

古

古

古

古

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謳音一侯反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

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齋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拜信為大將軍問曰計策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

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而用之可曰有

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盜不可復用師古曰盜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

羽可圖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漢王大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孟康曰縣名屬武都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

敗還走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又大敗走廢巨漢王遂

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巨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徒

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曰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

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為縣今屬鄆州眾

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

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

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

王張良為韓司徒羽曰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

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曰故吳

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越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

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是音辭峻反遺羽書曰漢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曰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

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翁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從南

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不得

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

文穎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緝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

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柳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柳緝二字並音丑林反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

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

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再反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

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

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呂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園所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故秦苑囿園

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

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

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

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呂

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呂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

三老與縣令丞尉呂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徭呂十月賜酒肉三

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魏王豹降將

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

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三

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

鄭氏曰為音人相為之師古曰應說也是也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弑諸弑君者其例皆同天下之賊也

夫仁不曰勇義不曰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二軍之眾為之素服呂告之諸侯為

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此東伐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

天下則可比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

哭如清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旱反

發使告諸侯曰天下

其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

臨音力禁反

發喪兵皆縞素

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土

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

南浮江

漢呂下願從諸侯王

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

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

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曰故得劫五諸侯兵

曰雍翟案幾韓也如清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

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東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爾時雍王猶在廢上被圍卽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竝失指趣

東伐

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

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而自曰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

大會也

羽聞之令其將擊齊

東

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

睢水上

師古曰睢音雖

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

多填於睢水

圍漢王三市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

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

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

滕公下收載遂得脫

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

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反

遇楚軍

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其審則為食其趙則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外駁何所據依且荀悅

漢紀三者以爲異其字斷可知矣太公呂羽常置軍中曰為質諸侯見漢敗皆

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

蘇林曰以姓名侯也音灼曰外戚表

將兵居下邑

漢王往從之稍

師古曰縣名也

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

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

師古曰卽今宋州虞城縣

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

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

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

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

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

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

言著名籍給公家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

索閒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築甬道屬河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鄭氏曰甬

音踊師古曰屬管灼曰音册師古曰音求索之索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

親謂母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濟以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

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巨廢

巨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

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曰時祠之

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關中大飢米斛萬錢師古曰

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關中大飢米斛萬錢師古曰

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

萬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

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能下之曰魏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食其

往豹不聽漢王曰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

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

其幼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

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

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

萬人願曰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斬陳餘

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

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布戰

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臯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燒楚權服虔曰燒弱也師古曰音女教而其

字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曰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曰問

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曰豎儒師古曰

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匪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

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曰閒疏楚君臣師古曰閒音居竟反次下反閒其音

亦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曰西者為漢亞父勸

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閒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

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曰閒出師古曰閒出投

閒隙私出若言閒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

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纛為蓋裏纛毛羽幢

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曰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

魏豹縱公守滎陽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縱木之縱師古曰音千容反羽見紀信問漢王安

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

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許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

東轅生說漢王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

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鄉也音奏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閒

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講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

皆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

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

也開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

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維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

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

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令遁走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

羽謂苛為我將曰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

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并殺

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音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音說也音徒彫反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張晏曰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

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曰除舊布新也師古曰李音步內反漢王得韓信軍復大

振八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

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師古曰所畜軍糧

日縮音已繩縮結物之縮師古曰音烏板反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

子賜反聚音才喻反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

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

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挑燒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挑音他歷反燒音乃了反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

定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從就也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

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

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

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酈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

咎於成臯沿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酈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几今彼鄉人呼之音祀士卒半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

到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教倉西三堂山

上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

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聞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

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漢王羽

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

數責其

罪也音所具反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

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清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類

曰卿子時人相讓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橋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已救趙還報李奇曰前

王往救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

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又彊殺

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邯等為王

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徒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

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

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

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呂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

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

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漢王病創臥張

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曰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毋令楚乘勝漢王出

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

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

為趙王漢王疾癒師古曰癒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

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

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師古曰邊共為邊界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

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師古曰

曰操持也音千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如清曰漢儀注民年十

錢人百二十為一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

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命也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

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故項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淇溝呂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呂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三分為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高帝紀第一上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一上

高帝紀第一下

漢書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軍與齊王信魏

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不會楚擊漢軍大

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

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宜然也君王能

與其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

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曰魏豹故拜越為

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呂北至穀城

皆呂王彭越師古曰睢音雖從陳呂東傅海與齊王信師古曰傅讀曰附信家在楚其

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呂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使各自為戰則楚

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

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曰舒屠六如清曰

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竝行屠城父如清曰竝行並擊也師古曰城

父縣名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浚縣聚邑名也師古曰浚音衡交反羽夜聞

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曰兵大敗

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九江縣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

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

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曰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即濟北穀城漢王

為發喪哭臨而去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

族先有功於漢者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

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綰

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諡之下令曰楚地

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眾曰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

楚王師古曰更改也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

卒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常曰少擊眾數破楚軍其曰魏故地王之號曰

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清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今

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曰下如清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

離絕而異處也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

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

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王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

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

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曰安萬民功盛

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

儼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此類相儼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大王功德之著於後

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善明者不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

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

皆推高寡人將何已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

威動海內又已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

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

足已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已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破其德以為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

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而死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已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

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盧綰也與博士稷嗣

君叔孫通孟康曰稷嗣邑名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

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劬反尊王后曰皇后

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

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已佐諸侯

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已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曰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

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

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暉故曰血食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

中兵已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緝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項羽廢

而弗立今已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

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其歸

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

名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吏已文法教

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民已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

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故大夫已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加級之也級等也

其七大夫曰上皆令食邑

臣贊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曰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

復音方又曰七大夫公乘曰上皆高爵也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諸侯子及從軍歸

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有辨說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甚亡謂也

與亢禮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今吾於爵

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且法曰有功勞行田宅

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

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自滿足也而有功者顧不得

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

高爵稱吾意師古曰稱副也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曰重論之

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覲其音同耳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通侯諸將

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

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

毋敢隱朕

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

皆言其情吾所曰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曰失天下者

何高起王陵對曰

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贊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

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曰與之與天下

師古曰媢易項也讀與媢同

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

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曰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

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師古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饋字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師古曰傑言傑然獨出也此吾所曰取天

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此所曰為我禽也羣臣說服師古曰說服

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

日說讀

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

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不來

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清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

卒二千人日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

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曰問張良良因勸上是

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拜婁

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

呂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如清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

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

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而

利幾恐反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荆口而舉亦已久矣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立呂為燕王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人告楚王

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

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身居

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已其故犯法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

日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

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

其曰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清曰瓴盛水瓶也居高

地勢便利

持戟

秦形勝之國也

秦形勝之國也

秦形勝之國也

秦形勝之國也

秦形勝之國也

秦形勝之國也

秦形勝之國也

秦形勝之國也

下之勢易也建音蘇林曰飭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南

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卽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北有勃

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齊得十二

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爲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

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

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

乃當百萬也晉灼曰按文攷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一萬人當諸

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

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爲淮陰

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

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已爲諸侯師古曰爲國以封諸侯王將軍劉賈數有大

功及擇寬惠脩絜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已故

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

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徙丹楊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已碭郡薛郡邾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



交爲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邾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邾音談壬子已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

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已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

三縣立子肥爲齊王已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

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

道上如清曰復音複上見諸將往往耦語已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

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

軍吏計功已天下爲不足用徧封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已過失及誅故

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計羣臣

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已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

相急定功行封師古曰趣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

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前漢一

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迎門卻行

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曰我亂天下法

於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賜黃金五百斤夏

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

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

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

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

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信亡走

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共立故趙後趙

利為王師古曰故趙六國時趙也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

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遂至平城為匈

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問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使

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

喜奔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

有罪耐已上請之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其髮故曰耐耐字從多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

能如清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類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宜曲侯通而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一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

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

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數歲成敗未可知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

故可因曰就宮室師古曰就成也且夫天子曰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曰重

威且亡令後世有曰加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

官曰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真定也師古曰垣音轄還過趙趙相貫高等

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

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櫛服虔曰櫛音衛應劭曰小

棺也今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櫛致其

死所為櫛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為櫛櫛至縣更給衣及祠曰少牢長吏視

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

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音方曰反爵非公乘曰

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竹皮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蜀操兵乘

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縵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紉為布及疏也蜀織

毛若今既及氈氍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絺音丑知反

紵音佇蜀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

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

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卮字作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

始大人常曰臣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

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

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居首九勿反十二月行如雒陽

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并捕趙

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郎中田叔

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從王就獄王實不知

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

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上說師古曰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清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后為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樂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為煩穢不足采也

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罪已下臣贊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

都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曰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師古曰去謂棄上

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嫚罵曰師古曰嫚者深汗也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曰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曰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曰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乃多曰金購豨將師古曰購設賞也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做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

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漢將軍郭

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師古曰道由太原也至馬邑

馬邑不下攻殘之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戮也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

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

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

日代之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

之遠數有胡寇難已為國煩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

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代之雲中已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

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

子恒賢知溫良請立已為代王都晉陽如清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

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甚甚欲省賦也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法式也吏或

多賦已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令諸侯

王通侯常已十月朝獻及郡各已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人歲六十三錢

已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讀曰霸

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師古曰特獨也患在人

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師古曰奚何也今吾已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

已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其平之矣

而不與吾其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贊曰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相國

鄼侯下諸侯王臣贊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音贊師古曰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鄼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鄼縣云侯國沛鄼縣不云侯國也

又南陽鄼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縣有鄼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鄼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鄼侯是知何封鄼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鄼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漢書皆作鄼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鄼曰贊治

然則沛鄼亦有贊音鄼鄼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徂淮賦以為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為

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其有意稱

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師古曰癯疲病也音隆三月梁王彭越謀

反夷三族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詔曰擇可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

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

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

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五月詔曰粵人之俗

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涪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

郡故曰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

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為之長帥而治理之也甚有文理中

縣人曰故不耗滅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

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其所居而立之它稽首稱臣六月令

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日反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

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見公薛公言布形執上

善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

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應劭曰材

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為皇太子

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

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已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已

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孟康曰音會保邑名屬沛國蕪縣蘇林曰缶音

音丈端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番而轉寫者誤為缶字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

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

人教之歌酒酣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上擊筑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兒皆和習之師古曰和音胡臥反上乃起舞忼慨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朗反慨音口代反泣數

行下師古曰泣目中淚也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中

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曰誅暴逆遂有天下其

曰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

目反與讀曰豫沛父老諸母故人曰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日樂飲也樂音來各反

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

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清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上留止張飲三日

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吾特曰其為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蘇

也師古曰洮音非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韋昭曰代郡縣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

沛侯濞重厚服虔曰濞音滂濞師古曰音普濞反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担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年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然天下同姓

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曰大牢

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魏安釐王也釐讀曰僖漢書

僖諡及福禧齊愍王師古曰宣王之字例多為釐子為淳齒所殺趙悼襄王師古曰孝成王之子皆絕亡後其與秦始

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師古曰亡忌即

信陵君也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

盧縮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之往也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縮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異

基縮稱疾食其言縮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縮詔曰

燕王縮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已為亡有故使人

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曰
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加爵亦一級

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
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己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虛尊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為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三月詔曰吾

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
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

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
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曰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陽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費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吏二千

石徒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吾於

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

共伐誅之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音類此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

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

可治於是上嫚罵之曰吾已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

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韋昭曰泰山盧人扁鵲也臣讀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桓侯師古曰鵲說是也扁音步典反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

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

王陵可然少戇師古曰戇愚也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陳平可曰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

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盧綰與數千人居

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幸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

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族謂族於亮反他皆類此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師古曰族謂族於亮反他皆類此曰故不

發喪人或聞曰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

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

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曰攻關中師古曰鄉

讀曰嚮還嚮猶言反嚮內嚮也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文穎曰躋猶翹也如消曰躋音如今作樂躋行之躋

晉灼曰許慎云躋舉足小高也音矯師古曰晉說是也

審食其入言之乃曰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

丙寅葬長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

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

師古曰反還也還之於正道

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尊號諡也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

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定章程如消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

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消曰謂功臣表誓使河如帶泰山若屬國乃滅絕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消曰金匱猶金滕也師

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

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眾事繁多常汲汲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發聲也草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

贊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

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其

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繞又音饒范氏其後也

師古曰晉司空士為之孫士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

師古曰范宣子即士會之孫士句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劉累也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

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豎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

也杜縣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師古曰晉晉為霸主諸夏之盟而范氏為晉正卿魯文公世

奔秦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後歸于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子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後歸于

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子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以魏畔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劉向

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疆盛交相攻伐

故總謂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都于豐故周市說

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曰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

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晉灼曰涉猶人也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

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

荆之巫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

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世祠天地綴之曰祀豈不信哉師古曰綴言不絕也由是推之漢

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

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

師古曰瓚說得之

高帝紀第一下終

全漢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一

惠帝紀第二

漢書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惠皇帝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曰下皆稱孝也臣下曰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

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

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

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即位為恩惠也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

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

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歲二歲耳宦官

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宦官闕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

有諸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

騶本殿之馭者後又令為騎因謂騶騎耳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師古曰武

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自上萬五百

舍人自上太子之官屬

石二百石曰下至佐史五千如清曰律有斗食佐史章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曰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

者審備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曠上也如清曰斥開也開土地為家其等也

灼曰近上一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此言黃金實金也不言黃謂錢也二千石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

二十金六百石曰上六金五百石曰下至佐史一金減田租復十

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清曰秦作阿房爵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

五大夫吏六百石曰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

繫文穎曰言皇帝者曰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清曰知名謂宦人教習書學有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控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皇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已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習書學也宦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亦謂也盜械者凡官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賦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上造曰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

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耳聞之也今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施德而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且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備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

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

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何奴傳說握行胸鞬單于云烏

維單于耳孫曰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

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己而數是為八

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煙音連

年七十曰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

皆完之也鬻音他計反又曰吏所曰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

祿所曰為民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吏六百石曰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

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

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令郡諸侯王立高

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部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曰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人三十疋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曰贖罪

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曰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

為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呂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呂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春立敖子偃為王呂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

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高帝之弟庶人之家**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師古曰

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高帝之弟吳王濞父也**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師古曰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

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廢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及漢書無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音徒計反復音方曰反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

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取有挾書者族**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

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幽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丙子織室災**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靄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

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

十不嫁五算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准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夏六月舞陽侯噲薨**師古曰起**長安西市修教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成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

主也材官解在高紀**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

蝕之既師古曰既盡也**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九月辛**

丑葬安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隱恩敬篤矣師古曰聞篤厚也

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懼懼然失守貌音居具反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戮戚夫人因言憂疾不聽政而崩悲夫

惠帝紀第二

全漢書卷之四十四
漢書本紀

漢書二

高后紀第三

漢書三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諱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生惠帝佐高

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城侯釋之惠帝即位

尊呂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

人子名之曰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大赦天下廼立兄子

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蘇林曰台音胞胎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

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皐妖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

及三族過誤之語曰為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

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申趙王

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如清

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曰孝惠子**不疑為恒山王**如清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為襄城**

侯朝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諸有功者皆受分

地為列侯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虛對反他皆類此**朕思念至**

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曰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曰定

朝位師古曰曰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

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陳平**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周勃**曲周侯臣商**

奉邑應劭曰餐與澆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澆邑中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白復是為澆錢澆小食也師古曰餐澆同一字耳音于安反澆所謂**陛下加惠曰功次定朝**

位如清曰功大者在上一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

服

曰縣有夷蠻曰道師古曰羌道屬隴西郡**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郡**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

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應劭曰木奈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曰其大重更鑄英錢今民間名榆莢錢

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沒也**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如清曰列女傳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上有驩心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呂使百姓百姓欣然**呂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

今皇帝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

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曰安宗廟**

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

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曰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曰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曰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

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六

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爲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

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

死于邸已丑晦日有蝕之既已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

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

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帝兄伯也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諡號諡不稱其議

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

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

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漢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慮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實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帝已闢人爲之諸官加中

者多闕 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

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比闢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

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遣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

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師古曰顯讀與專同

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爲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呂祿女爲婦知其謀廼使人告

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呂誅諸呂齊王

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

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曰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

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給誑也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

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呂爲宜今太

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

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

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

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曰為不便計

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日

龍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師古曰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

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音几未有

呂頹張晏曰頹音須師古曰呂后妹頹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

陽侯宙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宙曹參子也音竹出反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

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

呂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呂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平陽

侯宙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曰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廼令持

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詐師古曰天子之命也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

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曰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

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早反軍皆左

袒勃遂將北軍然尚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

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

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徘徊音裴平陽侯馳語太

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鄧展曰誦言公言也廼謂朱虛侯章曰急入

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見產廷中

日舖時遂擊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即中府

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及古制

毛氏

師古曰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起拜

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殺呂祿答殺呂頹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曰為少帝

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

王傳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

拱己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曰闈宮中而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高后紀第三 終

全漢書卷三十三

漢書三

文帝紀第四

漢書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

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贊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竝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高祖十一年誅陳稀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

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

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特畏高帝呂太后

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蹀履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傍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類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耳涉之已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曰觀其變中尉宋昌進

及百罰 毛氏

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竝起人人自目為得之者
曰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
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疆二矣
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呂
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呂一節入北軍
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呂滅之此乃天授
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黨寧能專一
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
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
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以刑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呂光
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絲文也占謂其絲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啟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啟也師古曰絲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

卜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
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曰迎立王
者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
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
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曰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
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
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
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
音丁禮反他皆類此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
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朱虛侯臣
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

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伯妻龔頤侯母丘嫂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為鄼侯也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鄼侯子頃王后漢為吳王故追諡為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合陽侯喜

以子溥為王追諡為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須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鄼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為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諡為頃者漢書例作頃

字讀皆日頃琅邪王文穎曰劉澤也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

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不足

呂稱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寡人弗敢當羣臣

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

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曰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

忽師古曰忽忽忘也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

室將相王列侯曰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曰

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

常成非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駟乘秦車即御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問者諸呂用事擅權

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

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酺五日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

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

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曰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

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

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

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

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

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
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
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
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為早晚字也所曰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
德上帝神明未敢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慝志應劭曰慝音篋慝滿也師古曰慝快也今縱不
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晉灼曰嬗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
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言
不宜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子所曰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
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清曰閱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
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曰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曰陪朕之不能終

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人其曰
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曰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
用此為善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治音丈吏反立嗣必
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
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
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
高帝設之曰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而更選於諸
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文穎曰景帝名敦厚慈
仁請建曰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
非己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
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
曰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服虔曰阡音反阡之站孟康曰阡音

屋檐之檐如漕日貼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

目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又曰老者非帛

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

布帛酒肉之賜將何曰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

者或曰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薄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淖弱也音女敎反豈稱養老之

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年八十曰上

賜米八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曰上又賜帛人二疋絮

三斤師古曰絮絲也賜物及當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

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都吏有

德也如漕日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

刑者及有罪耐曰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耐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謂先破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

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

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

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

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

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

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

戶吏二千石曰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

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

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如漕日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駟侯駟鈞以齊王舅侯

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師古曰音一戶反又音於度反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

地曰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

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

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十一月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曰養治之人主

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曰戒不治師古曰治音直吏反乃十一月晦日有

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謫責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曰

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

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曰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

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曰

曰啟告朕師古曰句音蓋句亦乞也啟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啟乃心沃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曰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因各敕曰職任務省

繇費曰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讀曰徭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整也讀與勅同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纒同

蘇林曰憫寢視不安貌也孟康曰憫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憫音下板反是曰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

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餘皆已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纒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皆類此春正月丁

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藉藉也師古曰贊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

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已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黍音咨民適作縣官及貸

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三月有司請

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

為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彊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關彊讀曰疆關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

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

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

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涓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

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所曰通治道而來諫者

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前漢書

也今法有誹謗詛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是使眾

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已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民或祝詛上已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吏

已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已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

也亦至朕甚不取自今已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

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曰衣食之絕致有大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

茲親率羣臣農已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前

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遂率列侯之國遂

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

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

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土所居上幸甘泉如清曰紫雲天子車駕所至

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

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

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曰反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

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

相兵已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贊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一姓將四將軍十萬眾

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

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卦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

定及已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與王興居去來者亦

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

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師古曰復

音方曰反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

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

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曰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

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漙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

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

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

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師古

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

徵捕如漙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

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師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師古

宮東闕眾愚災如漙曰東闕與其兩旁眾愚皆災也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李

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李李也彗星光芒長參如掃彗長星光

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李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

兵革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

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漙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

即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

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

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

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檄也師古曰詔曰道民之

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檄或用繒帛檄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檄音啟

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闢開也歲一

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眾庶飢餓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

也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栽植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

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省視也將何已

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

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

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

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

吏二百石已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

已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

已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已供粢盛皇后親桑

已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語在

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

大焉今廩身從事晉灼曰廩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已異也

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

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師古曰卬功臣表云餅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

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卬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

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賜吏卒自欲征匈

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已東陽侯張

相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匈奴走

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已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

臣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媿字其廣增諸

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

右賢左戚先民後已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

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

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上乃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

色新垣平設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仰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夏四

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曰

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

策之傅納曰言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五月

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口再中以為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也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

破誅因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

年比不登師古曰比猶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下皆類此乃天道有不

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已致此將百官之

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

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曰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

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已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

音扶為酒醪曰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

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已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棫陽宮

蘇林曰棫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

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

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

累年匈奴竝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入不能論其內志已重

吾不德

師古曰論曉告也重音直用反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已自寧今朕夙

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

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曷反

未嘗一

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

韋昭曰使車往還故徹如結也

已諭朕志於

單于

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單

今單于反古之道

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

師古曰偕亦俱也

結兄弟之義已全天下

元元之民

師古曰元善意也

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

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已中大夫令免為車

騎將軍屯飛狐

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

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

應劭曰山險名也

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服虔曰在長安

渭北指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

孟康曰在長安

諸侯無入貢弛山澤

師古曰弛解也解而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

曰句音章

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

曰句音章

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

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

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

曰句音章

師古曰弛解也解而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

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
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曰振民民得實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卽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遺詔曰朕聞

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死者曰萌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

然奚可甚哀師古曰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曰破業重服曰

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已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

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曰重吾不德師古曰謂天下何朕獲保

宗廟曰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二十有餘年矣賴

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靡有兵革師古曰

無也朕既不敏常畏過行曰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惟年

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曰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

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清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

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其令天下吏民令到

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謂此詔文也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

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也謂無斬哀也孟康曰踐也音灼經帶無過

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無發民哭臨宮殿

中殿中當臨者皆曰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

得擅哭臨曰下師古曰為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

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禮

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

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

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

未之思也它不在令中者皆曰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歸夫人曰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八人子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清

穿墳竇瘞事也師古曰穿墳出土下棺也巳而竇之又卽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

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卽張武也賜諸侯王曰下至孝悌

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

不便輒弛曰利民師古曰弛廢也音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

金中八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曰臺爲

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曰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

器不得曰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

貴佗兄弟曰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

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曰几杖羣臣爰

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

更加賞賜曰媿其心專務曰德化民是曰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文帝紀第四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四

景帝紀第五

漢書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敬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

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

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

者所曰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曰發德也舞

者所曰明功也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

制禮樂各有由

歌者所曰發德也舞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

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

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

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

蘇林曰刑不及妻子

獨曰遂羣生

師古曰遂成也達也

減耆欲不受獻

師古曰耆

罪人不帑

師古曰帑讀與絜同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等也音牟靡不獲福明象乎日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

師古曰昭明也昭明也曰明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

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

師古曰申屠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曰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

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

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

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瀆曰若光武

廟在章陵南陽太守循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祠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

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

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穀畜師古曰磽謂磽塉瘠薄也陁謂漏隘也穀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磽音苦交反陁音狹穀古繫

字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瀆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其議民欲

徒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

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五

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

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

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績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著作之著音竹筋反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

相申屠嘉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其與

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

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

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

師古曰此說非也

者言從士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臧師古曰界卒之伍也受之臧與捕告者也界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更為異制也傳讀曰附解在高紀

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音一曷反餘

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

太皇太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

師古曰係音胡計反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一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

名嘉子恢說不孝謀反欲曰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

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追曰律

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

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壁又音闕其義兩通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

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曰謝七國晉書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古朝字二月

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

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皆自殺夏六月詔曰迺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誣誤吏民吏

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

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敖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敖音藝朕不忍加法除其

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

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夏四月己巳立

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

臨江王闕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

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

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

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

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為御史大夫而從昆弟也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諡誅策應劭

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諡及哀策誅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誅者述累德行力水反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誅策如清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

事之尊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

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賵應劭曰衣服曰襚祠飲食也車馬曰賵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

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輓音晚匈

奴入燕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棄棄之也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

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更謂改其號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

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桿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皆為列侯甲戌

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

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迺立五十二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楙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

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薨解為謬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有星孛于

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御史大夫縮奏

禁馬高五尺九寸已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縮衛縮也夏蝗秋赦

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鼻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

如說是十月戊午日有蝕之腐音軸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

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九月詔曰法

令度量所已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

法令已貨賂為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類寐反已苛為察已刻為明令亡罪

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

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瞻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

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

其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雪音于其反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為

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

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吏六百石已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

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

屏騎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備其左轆以尊為之或用革如酒曰幡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

曰據許慎李登說幡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樂盈即是有部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幡

音甫元反輶音方遠反千石至六百石朱左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

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其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

是更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

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箠音止繫反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

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

上郡取苑馬

如滄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郡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

為死馬處吏卒戰死者二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

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

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

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滄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夏大酺五日民得酤

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首所領反春匈奴入鴈門太守

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宮屯師古曰屯鴈門春曰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

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飲沒入者沒入其馬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

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絳是也組者今綬紛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

條首也牢反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竝至而能

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曰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

受獻滅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首所領反繇讀曰徭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曰備災

害師古曰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老者曰壽終幼孤得遂長

遂成也師古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

也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吏曰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

也也侵牟食民比之蠶賊也師古曰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奸法因

日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其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其盜為盜耳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

亂者丞相曰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明也讀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

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

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曰上乃得

宦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適得為吏十

宦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宦故減訾四算得宦矣師古曰訾讀與貲同

類此廉士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

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已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

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師古曰樹殖也吏發民若

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

十六年壽遺勞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師古曰駟八匹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

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口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已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

馭以政化清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漢興掃

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已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

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眾也醇厚澆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景帝紀第五

余讀書局所
汲古閣本

漢書五

武帝紀第六

漢書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諡法威強敵德曰武

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

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

上選

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

正月景帝崩

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師古曰後三年景帝後三年也

甲子太子即皇

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

同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

蘇林曰蚡音殿鼠之殿師古曰蚡亦殿鼠字也音扶粉反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

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

師古曰衛公孫鞅為秦孝公衛綰也

奏所舉賢良

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

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號商君韓非韓諸公子非名也蘇秦為

關東從長張儀為秦昭王相為衡說已抑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商鞅為法賞不失卑刑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德韓非兼行申商之術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亂國政請

皆罷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夏四月己

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里曰齒朝廷曰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

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師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今天下孝子順孫願

自竭盡已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已孝心闕焉朕甚哀之

民年九十已上已有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曰為鬻鬻音之六反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

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也遂申也復音方目反五月詔曰河海潤

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孟康曰為農祈也於此造之歲已為常故曰為歲事也師古曰歲已為常是也總致

敬耳非曲加禮如精曰祭禮有所加益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其

省萬人罷苑馬已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議立明堂遣使者安

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

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禮婦人不聚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大怒故殺之丞相

嬰太尉蚡免師古曰寶嬰田蚡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戊申有如日

夜出初置茂陵邑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木槐里之縣茂鄉故曰茂陵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飢人相食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大飢賜徙茂陵者戶

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蘇林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

者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已趨茂陵其道易直即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本字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濟川王

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應劭曰中傅官者也師古曰防陵漢中縣也今謂之房州閩越圍東甌應劭曰高

祖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惠帝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故號東甌師古曰甌音侯反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

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師古曰又新鑄作也置五經博士夏四月平原君

薨服虔曰王皇后之母武帝外祖母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

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已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曰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石建章玄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東

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臣瓚曰曰長星見故為元光冬十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

清潔有廉隅者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

鴈門六月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絕

屬者師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曰反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

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象而畫之犯宮者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帶謂言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也髡去髮蓋骨也宮割其陰也屏草屨也劓音牛莫反字或作剝其音同耳髡音頻忍反屏音扶味反日月

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燭照也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真職而可使也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

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肅脊晉灼曰東夷傳今地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師古曰周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脊

北發渠搜服虔曰地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戎也謂此北發渠搜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

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

河洛出圖書鳴虓何施而臻此與師古曰虓讀曰呼嗚呼歎辭也臻至也今朕獲奉宗廟夙

興曰求夜寐曰思師古曰夙興早起也夜寐夜久方寐也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師古曰章明也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師古曰三王夏殷周朕之不敏不能遠德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此子大

夫之所睹聞也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

體受策察問咸曰書對著之於篇師古曰篇謂竹簡也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

公孫弘等出焉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師古曰五帝之時也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曰

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媢侵盜亡已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媢與媢同

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

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

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

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

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師古曰首為此謀而反不進擊匈奴輜重

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師古曰頓丘地名因曰為縣本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也夏

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為列侯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

水所汜及凡十六郡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界也汜音敷劍反

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清淵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於其傍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救決河起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西矣又漢章帝賜

尚書韓稜龍淵劍蓋說是也淳音千內反

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師古曰曰棄灌夫也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夏

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

門阻險師古曰所曰為固用止匈奴之寇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為巫

蠱者皆梟首八月螟師古曰食苗心之蟲也音莫經反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

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

世說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為計偕闕不詳妄為解說云秦漢兩諸侯朝使曰計偕借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為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

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春穿漕渠通渭如清曰水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匈奴入

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

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應劭曰匈奴單于祭

天大會諸國名其處為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

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

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晉灼曰入猶還也不得已而用兵言師不踰時也入或作人因則治兵入則振旅素練其聚不虧戎律今之出師因遭寇虜方入代郡將軍敖鴈門將

軍廣所任不肖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材之人也按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

吏犯禁文穎曰少吏小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

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師古曰下謂曰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曰法律處正其罪下音胡嫁

而反他音類此又加法於士卒二者竝行非仁聖之心朕閱衆庶陷害欲

刷恥改行師古曰刷除也音所劣反復奉正議厥路亡繇師古曰一陷重刑無因復從正道也繇讀與由同其赦鴈

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師古曰循從也山也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

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来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為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冬十一月

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

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師古曰木仁祖義謂曰仁義為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師古曰五帝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也三王夏殷周也繇讀與由同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師古曰天地四方為宇臻至也故

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選豪俊講文學師古曰講謂和習之稽參政事祈進民心師古曰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紹

休聖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故下言昭先帝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

厥有我師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今或至闔

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閭也總一郡之中故云闔郡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

聞也師古曰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達於天子也雍讀曰壅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師古曰謂郡之守尉縣之令長將何已

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師古曰燭照也元元善意厲蒸庶師古曰蒸衆也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

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服虔曰適得其人再適謂

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

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曰為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

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曰車服弓矢是也師古曰總列九錫應說是也進賢一錫贖說是也

地三而黜爵地畢矣李奇曰爵地俱削盡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

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師古曰與讀曰豫斥謂棄逐之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

所已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已化

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已不敬論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報國不察廉

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當奉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為不勝任也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

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

不暢茂師古曰暢通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應劭曰黃帝堯舜祖述伏羲神農結網未

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用不解倦也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逸

九人君當陽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知言之選選善也孟康曰貫道也選數也極天之變而

不失道者知言之數也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曰救流弊也是呂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多

也師古曰貫事也選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已鑒

新師古曰追觀舊跡以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貨及辭訟在孝景後三

年已前皆勿聽治師古曰通亡也久負官物不還者皆謂之逋通音布胡反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

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

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歲君南閭等服虔曰穢猶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

古曰南閩者歲君之名口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凡杖毋朝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凡杖焉春正月

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文穎曰慈愛也願已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

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

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

至高闕師古曰山名也一日塞名也在胡方之北遂西至符離師古曰幕北塞名也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

地置朔方五原郡三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又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已上于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已防姦也內長文所已見

愛也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曰百姓之未洽

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師古曰解讀曰解其赦天下夏匈

奴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

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

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曰禮風之曰樂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曰風

化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師古曰詳

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禮記曰隆禮

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一曰方謂方正也其令禮官勸學講

議洽聞舉遺興禮曰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逸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

崇鄉黨之化曰厲賢材焉師古曰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丞相弘請為博士

置弟子員師古曰公孫弘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

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

將軍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贊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贊二說皆

將軍絕幕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中使且李陵歌曰徑萬里

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

贖為庶人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

而建德一也師古曰復因也音扶蓋孔子對定公曰徠遠臣贊曰論語及韓子皆

哀公曰論臣如清曰韓非云哀公問景公曰節用如清曰韓非云

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李奇曰期要也非要當必今中國一統而北

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

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師古曰有罪者或今大將軍仍復

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應劭曰

言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移與今為置武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弟及賣與他人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

為置官級也馳音弋賜反今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曰寵戰士

俗猶謂凡物一重為一馳也元狩元年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狩也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

一角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

數萬人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師古曰雨音于其反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

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師古曰第民為父後者一級詔曰朕聞

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師古曰尚書咎繇謨載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蓋君者

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怛師古曰憊痛也怛也憊音丁易反日者淮南衡山

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服虔曰怵音裔應劭曰狽怵也如清曰怵音林暢見諷怵於邪說也師古曰怵怵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怵又非也怵或體諷字目諷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者如此例音義同耳今俗猶云相諷諷而說者或改為諷導之鉢蓋穿鑿也

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師古曰虐小雅正

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

鰥獨師古曰眊古髦字八十曰髦鰥老眊也一曰眊不明之貌或置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

下存問致賜師古曰致送也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令使賜縣三老孝

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苦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

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曰聞師古曰

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遣驃騎將軍

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應劭曰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師古曰臯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

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

能言鳥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

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地名也章

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

費撫慰弗受

昭曰為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

縣者已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

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

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

費撫慰弗受

昭曰為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

縣者已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

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

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

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
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師古曰昆音下

門反音借并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曰處之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為六

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

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舉吏民能假貸

貧民者曰名聞師古曰貨音吐賊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

池如前曰食貨志曰舊史弄法故謫使穿池更發有貴者為吏也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嵩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曰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也師古曰謫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漢音類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

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曰

足用應劭曰時國用不足曰白鹿皮為幣朝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曰貫錢也一貫千

賈人未作皆置居邑儲積諸物及商已取利者雖無市籍各已其物自古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此緡錢是儲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李說為是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大將軍衛青將

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

人師古曰踵接也猶言躡其踵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迺還鄧展曰音

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迺還師古曰登山祭

廣自殺食其贖死如淳曰李廣傳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曰廣自剄右將軍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文穎曰李廣從弟坐侵陵馬地天下馬少平牡

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人競畜馬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

將軍此紀為誤也師古曰傳寫者誤曰右為後食其音異基

填塞之填天築土為封刻石紀事曰彭漢功

邊師古曰猾狡也音乎八反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已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已下至乘從者帛

晉灼曰乘騎諸從者也師古曰流俗書本乘上或有公字非也後人妄加之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

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初作

誥服虔曰誥敕王如尚書諸誥也李斐曰今救封拜諸侯王策文亦是也見武五子傳六月詔曰日者有司曰幣輕多姦

李奇曰幣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十萬是為幣輕而物重也重難得則用不足而姦生師古曰未謂工商也又禁兼井之塗

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欲平之也文穎曰兼井者食祿之家不得治產兼取小民之利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宅作客耕農也師古曰李說是故改幣曰

約之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銖錢皮幣曰檢約姦邪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師古曰稽考也音工奚反廢期有月應

日禁半兩錢及餘幣物禁之有期月而民未悉從也如清日期音其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其有餘月矣師古曰如說是而山澤之民未諭師古曰未諭者未曉也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已導之未明與師古曰示之意

日與讀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擣虔吏因乘執已侵蒸庶邪孟康曰虔固也日歟何紛然孟康曰虔固也

賄用為固尚書曰懲擣矯虔韋昭曰凡稱詐為矯強取為虔左傳曰虔劉我邊垂師古曰擣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虔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者也蒸眾也

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為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

者之任也李奇曰設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師古曰無位不

也失職失其常業也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師古曰野荒言田畝不闢也治苛為政尚細刻郡國有所已

為便者上丞相御史已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濟東

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

死師古曰莊青翟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呂香柏為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二月大雨雪師古曰兩音反夏大水關東餓死者已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

于具反

其擾也師古曰擾煩也今遺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師古曰循大也行音下更反存問鰥

寡廢疾無已自振業者貸與之師古曰貸音士戴反論三老孝弟已為民師舉

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如清曰蔡雍云天子曰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在至耳師古曰此說非也天子或在京

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為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

者之任也李奇曰設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師古曰無位不

也失職失其常業也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師古曰野荒言田畝不闢也治苛為政尚細刻郡國有所已

為便者上丞相御史已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濟東

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難師古曰遠近如一為仁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

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

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遣博士中等分循行師古曰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師古曰抵至也吏民

有振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已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

新安去弘徙東關呂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潤於是徙關於已故關為弘農縣十一月令民告緡者已其半與之孟康曰有

民得告言呂半與之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師古曰雨關東郡國十餘飢

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敦嗣立有罪廢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夏陽

東幸汾陰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也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

蘇林曰睢音誰如瀆曰睢者河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睢之上

后土祠在縣西汾在睢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一說皆是也睢者曰其形高起如人尻睢故曰

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

祭地冀州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水冀州地也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

周室邈而無祀師古曰邈詢問耆老迺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

君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周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

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方士樂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

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

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鞞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

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室曲之室師古曰渥音握注音於佳反

作寶鼎天馬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應劭曰隴隴低坂也師古曰登空同應

西臨祖厲河而還李斐曰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甘泉

天子親郊見師古曰祠太一朝日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夕月

也見音胡電反朝日夕月夕臣瓚曰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



名山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木名如音與葵同彼鄉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

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莫夕月蓋常禮也郊秦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

之上師古曰則德未能綏民師古曰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曰祈豐年

冀州雕壤廼顯文鼎獲祭於廟師古曰得鼎祠旁祠在雕上故云雕壤謂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渥洼水出

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曰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曰極至也所至者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望見泰一修

天文禮文穎曰禮祭也晉灼曰禮古禪字也臣瓚曰此年初祭太時於甘泉此祭天於文禮也祭天則天文從故曰修天文禮也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朝日夕月即天文禮之謂也

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應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言

王者齊戒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師古曰此易蠱卦之辭朕甚念年歲未咸登師古曰登謂百穀成飭躬齋戒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

丁酉拜況于郊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夏四月南越王相呂

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秋鼃蝦

蟄鬪師古曰鼃蝦也似蝦蟇而長脚其色青音下媧反蝦音遐蟄音麻龜音莫幸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滬

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滬水鄭氏曰滬音檉孟康曰滬音貞蘇林曰滬音檉桂之檉師古曰蘇音是也音丈庚反歸

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

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績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皆將罪人

江淮已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應劭曰亦越人也別將巴蜀罪人發夜

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如淳曰音潘愚尉佗所都師古曰即今之廣州九月列侯坐獻黃金耐

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服虔曰因八月獻耐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

來助祭也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已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少不如斤兩色惡

王削縣侯免國臣贊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列侯已百數莫求從軍至耐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而表云趙周坐為承

相知列侯耐金輕下獄自殺然則知其輕而不糾擿之也師古曰耐三重釀醇酒也音丈救反

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

圍枹罕鄧展曰枹音鈇罕音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

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行東將幸緱氏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

侯至左邑桐鄉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聞南越破曰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

鄉師古曰汲河內縣新中其鄉名得呂嘉首曰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

征西南夷平之師古曰便音頻面反遂定越地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

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九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

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崖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鑊其類皮上連耳匡分為數支狀似雞腸累耳下垂臣瓚曰茂陵書珠崖郡治暉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

六十八里領縣五師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暉音審定西南夷曰為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郡孟

曰雋音髓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笮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笮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崕山本冉駝是也秋東越

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師古

曰說讀曰悅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

臣瓚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師古曰沮音子問反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臣瓚曰匈奴水名

師古曰令音鈴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廼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

煌郡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徙民曰實之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

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

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

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

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

能啜來臣服師古曰啜也音居力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讐焉師古曰讐失氣

也音之還祠黃帝於橋山應劭曰在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廼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

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

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文穎曰嵩高也獲駮鹿見夏

后啟母石應劭曰啟生而母化為石文穎曰在嵩高山下師古曰啟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

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懸而去至嵩高山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翌日親登嵩

高應劭曰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服虔曰乘同乘屬官屬也如滔曰漢儀注御史

亦有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二人為乘曹護車駕荀悅曰萬歲山神稱之也

登禮罔不答應劭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師古曰乘屬如晉二說是也乘音食證反

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章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禁無伐

其草木師古曰謂之崇者示獨給祠

復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

焉應劭曰封者增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

辭曰事天禮立身已義事親曰孝育民曰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入蠻咸來貢職與天

無休人民番息天祿永得尚玄酒而頌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比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

尺高九尺其下則有降坐明堂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詔曰朕

眇身承至尊師古曰眇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師古曰非亦薄也

故用事八神文穎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大壇西南開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

也言天地神靈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瓚曰聞呼萬震于怪物欲止不敢

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廣

高不可及於太山上立封又禪而祭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已十月為元封

之莫近神靈也師古曰父讀曰甫

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師古曰博賦未出賦者也通貨官民田租通賦貨已除

師古曰通賦未出賦者也通貨官加年七十已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

今年算師古曰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毋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曰在遼西樂縣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

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齊

王閔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

山至瓠子臨決河服虔曰瓠子隄名也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命從臣將軍已下

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

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長

已為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師古曰通朝鮮王攻殺遼東都

天臺著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滑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

朕弘休師古曰上帝天也博廣也弘大也休美也言天廣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

戶牛酒晉灼曰雲陽甘泉與帝已來祭天圓丘處也武帝常已避暑有宮觀故稱都也師古曰

若呂有宮觀稱都則非止雲陽矣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于泰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

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又遣將軍郭昌

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曰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

漢後改名平樂觀師古曰抵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

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師古曰右渠朝

鮮王名已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腕縣去長安

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為

庶民左將軍荀彘坐爭功棄市師古曰棄市殺之於市也解在景紀秋七月膠西王端薨

武都氏人反分徙酒泉郡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

北地有山險武帝故宮如滑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應說

是也而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蓋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宮在汧者或取

安定回中為名遂北出蕭關如滑曰匈奴傳入朝那蕭關名也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

耳非今所通道也皆在涿郡也皆在涿郡也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

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注師古曰燭謂照也讀如本字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師

租賦師古曰楊氏在太原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呂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

服迺遣使說之單于使來死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

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曰按地里志不得疑當在盧江左右望祀虞

舜于九疑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

音疑其山九峰形歟如滑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云舜葬蒼梧也師古曰文說是也疑

相似故云九疑山音疑其山九峰形歟登瀛天柱山應劭曰瀛音若瀛南嶽霍山在瀛瀛縣名屬盧江文穎曰

天柱山在瀛縣南有祠瀛音岑師古曰瀛音與瀛同應說

所上計簿也若一二月起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今之諸州計帳夏五月正歷曰正月為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末西俗所呼貞女樓者即建章宮之闕也張晏曰漢據上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言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

色上黃數用五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服虔曰匈奴地名因所征以名築塞外受降城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發天下謫

民西征大宛師古曰庶人之有罪謫者也大宛國名宛音於元反蝗從東方飛至敦煌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師古曰石慶也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

大酺五日臘五日祠門戶比臘如淳曰臘音樓漢儀注立秋獵鹿伏儼曰臘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臘祭名也獵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獵臘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獵劉慶劉義各通耳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臘音來盍反夏四月詔曰朕用

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其赦汾陰安邑殊死呂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師古曰籍音總人籍錄而取之秋蝗遣浚稽將軍

趙破奴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一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十所以為障蔽師古曰浚音峻稽音雞

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師古曰兒音五分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闕應劭曰石闕山在泰山下陞南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柰陽縣北出石門郡即得所築城師古

西北至盧朐服虔曰匈奴地名張晏曰山名師古曰張說是也胸音劬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師古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

壞光祿諸亭障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為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音之向反又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作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師古曰三輔黃

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曰給關師古曰三輔黃

吏卒食師古曰三輔黃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春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夏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臣瓚曰漢帝年記六月禁踰後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後者也李奇曰搜

索巫蠱也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瓚說是也踰後者踰法度而奢侈也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古曰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音巨夷反今鮮卑語尚然斬首虜

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道中

者文類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大搜臣瓚曰曰文說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坐觀於道中祠祭者耳

大搜臣瓚曰秦山琅邪羣盜徐敦秦山琅邪羣盜徐敦

等阻山攻城師古曰阻山者依山之險以自固也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

衣杖斧分部逐捕師古曰杖斧持斧也謂建持之為威也分音扶問反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冬十

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權酒酷如清曰權首較應劭曰不復得酷也草昭曰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酷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人官而下無由得行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韋說如音是也酷音工護反約音酌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

常山瘞玄玉鄧展曰瘞理也師古曰爾雅曰祭地曰瘞也瘞音其物者示歸于地也瘞音於例反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

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慢棄市如清曰軍法行逗留畏慢者要斬慢音如椽反師古曰又音乃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張晏曰更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

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

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赦與左賢王戰不

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博為昌邑王孟康曰博音博音灼曰許慎曰為肩髀字秋九月令死

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天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

將軍韓說

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

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赦與左賢王戰不

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博為昌邑王

秋九月令死

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盪滌天下與民更始故曰冠元春正月因杆將軍赦有罪要斬徙郡國吏

民豪桀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為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始尊為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

登隴首獲白麟曰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宜

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蹏曰協瑞焉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裏蹏曰協瑞社也古有

駿馬名要裏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為麟趾裏蹏是

則舊金雖曰斤兩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為

麟足馬蹏之形曰易舊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蹏金其精好而形制巧妙震音奴了反

因呂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

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曰成山孟康曰禮曰拜日也如治日祭日於成山也師古曰成山在東

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呂配上帝因受計癸

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禮石闕夏四月幸不其如涪

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蓬萊僊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鄉

坐拜者師古曰如有神之景象鄉祠坐而拜也漢注云神遊見作交門之歌夏五月

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

蛇羣鬪孝文廟下服虔曰趙所立孝文廟也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

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冬

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文穎曰簡車馬數軍實也臣贊曰搜謂索姦人也上

林苑周回數百里故發三輔車騎入大搜索也漢帝年記發三輔騎士大搜長安上林中閉城十

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然則皆搜索非數軍實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索音山客反

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然則皆搜索非數軍實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索音山客反

一日迺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月諸邑公

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邑東邪縣也曰封公主故謂之邑陽石北海縣也二公主皆衛皇后之女也陽字或作羊皆坐巫蠱死夏行

幸甘泉秋七月校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師古曰即上游擊將軍韓說也掘蠱太子宮

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曰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師古曰屈

屯兵更節加黃旄應劭曰時太子亦發節曰戰故加其上黃曰別之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

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師古曰湖縣名也

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師古曰湖縣名也

皆其地城二縣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為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

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

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

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師古曰音峻難與虜戰多

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五

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臬首師古曰臬音

秋蝗九月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師古曰胡音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師古曰雍扶風

之數聲聞四百里二月上耕于鉅定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應劭曰齊國縣也音灼曰按地理志應說是還幸泰山

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

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昌邑王躡薨二月

詔曰朕郊見上帝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曰不羅罔

靡所獲獻如清曰時春也非用羅罔時故無所獲也薦于泰時光景竝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

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

通謀反

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

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

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

師古曰磾音丁奚反

秋七月地震往往涌

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蓋屋五柞宮

晉灼曰蓋屋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曰名宮也師古曰蓋音張流反屋音竹乙反

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

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曰二名難諱故

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入殯于未央宮前殿

三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

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

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

經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

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

與之立

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

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佗音類此

協音律作詩樂建封

禮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

之風

師古曰三代夏殷周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曰濟斯民雖

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武帝紀第六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六

昭帝紀第七

漢書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昭皇帝

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劾曰禮諡法聖開周達曰昭

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婕妤

師古曰婕妤幸也仔美稱也故

以名宮中婦官倢音接仔音余字或竝從女

本曰有奇異得幸

師古曰謂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氣及召見手指拳上白披之即時伸

及生帝

亦奇異

文穎曰十月四月乃生

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太子收燕王旦廣陵王胥行

驕嫚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後元二年二月上疾病

師古曰疾甚目病

遂立昭帝為太子年八

歲曰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

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帝姊鄂邑公主

應劭曰鄂縣名屬江夏公主所食曰

邑師古曰鄂音五各反

益湯沐邑為長公主

師古曰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儀比諸王又以供養天子故益邑也

其養省中

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其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

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濟北王寬有罪自殺賜

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文穎曰

葬於雲陽是以就雲陽為起雲陵

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

北邊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如淳曰謂之液者言天地和液之氣所為也臣瓚曰時漢用上

德服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為上德之瑞故紀之也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如瓚之說皆非也黃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鵠音

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為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為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為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夏為太后起園廟

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竝二十四邑蘇林曰皆西南夷別種名也師古曰竝音伴

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擊益州大破之

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犇命李斐曰平居發者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犇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犇音古

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蓋屬

奔字耳犍音虔又音鉅言反

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

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師古曰雋音充發覺皆伏誅遷不疑

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日磾薨閏月遣故廷尉

王平等五人師古曰前為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持節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賢良問民所疾

苦冤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

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呂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

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師古曰長樂宮之衛尉也三月遣使者振

貸貧民毋種食者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其下並同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

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

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師古曰調謂發選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令其部率習戰射士於張掖為屯田也調音徒鈞反將音子亮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

皇

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文穎曰上官梁孫安之女赦天下辭訟在後二年

前皆勿聽治孟康曰武帝後二年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呂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

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師古曰置空也流庸未盡還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

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師古曰縱謂容放之神音沖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男子張延年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

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夏罷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已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亭母馬應說是馬弩關孟說

是也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詔曰朕

呂眇身獲保宗廟師古曰眇微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

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孟康曰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言能通讀之也其令三輔太常舉賢

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呂下至吏民爵各

有差罷儋耳真番郡師古曰儋耳本南越地真番本朝鮮地皆武帝所置也秋大鴻臚廣明軍正

王平擊益州師古曰廣明田廣明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

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移中監蘇

武蘇林曰移音移禮名也應劭曰移地名監其官也掌鞍馬鷹犬射獵之前使匈奴留單

于庭十九歲迺還奉使全節呂武為典屬國如清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

賜錢百萬夏旱大雪不得舉火臣瓚曰不得舉火抑陽助陰也秋

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呂律占租如清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

國本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

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

如清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

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

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

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

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

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

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

自古物及賈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瞻反下又言占名數其義並同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歛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

升四錢曰邊塞濶遠取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詔曰

鈎町侯毋波服虔曰鈎音左傳射兩輪之輻應劭曰町音若挺西南夷也毋波其名也今牂柯鈎町縣是也師古曰音劬挺率其君長人民

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毋波為鈎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

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應劭曰三年中鳳皇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於是以冠元焉長公主共養勞苦復曰藍田益長

公主湯沐邑泗水戴王前薨曰毋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

反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三月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

朕聞勞曰官職之事鄧展曰閔哀韓福等不忍勞役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曰教鄉里令郡

縣常曰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曰中牢師古曰幸者吉而免凶也故死

謂之不幸一襲一稱也猶今言武都氏人反師古曰氏音丁奚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

韓增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龍額漢書本或作維字功臣侯表云高壯侯韓頌當子誥封龍額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後元元年誥弟子增紹封龍額侯而荀悅漢紀龍額皆為額字

皆免刑擊之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

之既八月改始元為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

官桀桀子票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

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上

年十四張晏曰武帝崩時八歲即位於今七歲今年十五師古曰此云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爭權詐為燕王上書蓋道前年事耳非今歲也張說非之覺其詐

後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敢有

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語在燕王霍光傳冬十月詔曰左將

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樂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數曰邪枉干

輔政師古曰枉曲也以邪曲之事而干求也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

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等蘇林曰壽西姓也長名也孫姓縱之名賂遺長公主丁外

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等蘇林曰壽西姓也長名也孫姓縱之名賂遺長公主丁外

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私書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晉灼曰漢語字少君

師古曰此杜延年自別一人非下諫大夫也其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

為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如清曰特為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曰

告大司農做師古曰楊敞也做告諫大夫延年師古曰杜延年杜周之子曰聞丞相徵事

任宮手捕斬桀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掾屬也如清曰時宮以時事召待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臧

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也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如清曰漢儀注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

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皆已伏誅吏民得已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為列侯又曰

燕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為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

新師古曰所為邪僻違失正道欲其旋反而歸正故云反道今廼與長公主及左將軍桀等謀危宗廟王

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

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誅

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師古曰其罪未發未為吏所執持者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帛及宗室

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六月赦天下詔曰朕

閱百姓未贍師古曰贍足也前年減漕三百萬石師古曰減省轉漕所以休力役也頗省乘輿馬

及苑馬師古曰乘輿馬謂天子所自乘以駕車與者他皆類此曰補邊郡三輔傳馬張晏曰驛馬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令

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清曰所謂租及六畜也三輔太常郡得已叔

粟當賦如清曰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得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在所郡也師古曰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叔粟當錢物也叔豆也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師古曰謂樹枯死僵臥在地也僵音紀良反罷中牟苑賦貧民師古曰在滎陽詔曰廼者民被水災頗匱於

食朕虛倉廩師古曰倉新穀所藏也廩穀所振入也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曰

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應劭曰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

丞相御史復開有所請今救自上所賜與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

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烏桓反呂中郎

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烏桓反呂中郎

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清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為衣服之

傳序云正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見于高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

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賜中二千石已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

年口賦如清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三年已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如清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

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

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使住二歲二更諸不行者皆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

為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

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占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

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通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天下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師古曰千秋夏四

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前呂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已下擊益

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氏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師古曰既斬反誅斬樓蘭

俘取其封明友為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師古曰持節而為使

王安歸首縣北關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羣臣

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師古曰率領五校之上太常及

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常轅陽侯德免為庶人文穎曰轅音料德江

德也轅陽在魏郡清淵師古曰會六月赦耳史終言之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百

斤劔二安車一乘馬二駟師古曰駟八匹也夏大旱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

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如清曰告者為人所告也劾者為人所劾也師古曰秋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劾亡者謂破告劾而逃亡師

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師古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赦天下詔曰夫穀賤傷

農師古曰糶多而錢少是為傷也今三輔太常穀減賤鄭氏曰減音減少之減其令呂叔粟當今年賦

應劭曰太常掌諸陵園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實之後悉為縣故與三輔同賦

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已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師古曰給足也家家

日謂非減外繇師古曰繇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自給足是謂家給也

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

大如月眾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九歲即位即

十二師古曰帝年八歲即位明年改元改元之後凡十三年年二十一六月壬申葬平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贊曰昔周成已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師古曰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

王幼弱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雷風之異成王既見金縢之册乃不疑周公事見幽詩及周書大誥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

盍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已成

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師古曰耗損也

音火到反減讀為減省之減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師古曰繇至始元元

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

罷權酷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漢書
証本

昭帝紀第七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七